由庚堂集

由庚堂集卷之三十三

縉雲鄭汝璧邦章甫著

書牘

曾健所廷尉

門下竟歸耶歸而後見門下惟是民萌未即受福動關王德爲可念爾夫用我者而豈徒哉直抒所學無惡于志不則龍蟄安身令門下獲其志矣六月之息一朝霖雨其道大光

盖日望之焉不佞謬撫東土災祲異常納溝是耻幸而竣事又嚴海警矣惟日兢兢懼負友生門下好我其真切教之伯仲一堂尚友千古精進復無量以詔鄙人尤所願焉

王秋澄選部

伏承報劄恍焉面命不佞山居十年出處之間頗亦自審竊謂士君子處則脩已繕性須滌念于榮枯出則一志奉公宜忘情于利鈍

以故杜門却掃絕問長安誤辱推轂忽起陳
人矢圖報荅以自平生此其時也亦其心也
初起并陘老親在侍疏控逡巡繼聞調命即
日就道意欲隨地練磨用堤實際敢辭艱遠
令窺行藏且貽避事之誚乎自四月入境以
來提衡將吏推心披膽覺有一種精神心誠
求之不敢謂無寸裨惟是絕塞苦寒恐蒲柳
不能禁爾頃閱邸報叨推中州督學固知廟

堂不我鄙夷深用感激然汗下息且悚矣夫邊臣職在備邊豈軍旅猥曰未學而造士輒謂能之乎文武爲憲妄及幺麽祇增舋戾耳恃愛敢佈腹心倘容其畢力防秋少效萬一大計幸脫徼芘得歸省養不惟愚分獲安郎事體亦妥惟門下亮之

又

適接邸報知門下以犂直讜言忤旨而奪之

官不佞不勝錯愕夫以門下之硬節壹志爲國遑恤其它貶殛流竄知不足爲門下怵以門下之精誠直信本心力扶世道浮名峻譽知不足爲門下榮一身似葉千古爲龍即不佞猥鄙亦無效諛于門下而顧耿耿深爲世慮也盖自近來門下正色立朝鏡衡庶品主持公議大稱物情而仕路漸清正人彙進中外喁喁且有太平之望乃今一不當上意倏

然去國雷霆震慴黃閣難于調停省署難于
批逆即後賢相繼展布惟艱正士慘顏材臣
束手寧不增杞人之憂乎知門下亦重爲斯
念也若不佞私衷則尤怦怦動焉竊聞知人
者與知於人者交相重也不佞鹿鹿無狀門
下不以爲不肖而推轂之謬稱知巳今門下
有芳舉天下以爲華而不佞得稱于人曰此
知我者是門下爲不佞重而自惟株守塊立

上之不能伏闕嗚閽冀回天聽次之不能解
印相從趋步高蹈下之不能展籌樹績出萬
一之奇以徼尺寸不貽門下齒頰之羞是不
佞無能爲門下重而徒引門下爲重也雖然
丈夫相知以心浮沉何與不佞敢不勉圖倘
徼惠在公寧計利鈍不者返我初服繕性葆
和無失故步是所爲報耳握叩無繇中心悵
結輒馳佈下衷于執事者不敢效世款語惟

門下崇鑒

周耿西中丞

頃候未展覶縷使者儼然翰惠之辱感媿交集矣盥讀佳刻恍然自失者乆之才須學也兼才已難而原本問學則難之難者門下家學自尊公先生而天才卓犖若有神解以故文武經緯游刃恢恢錦心時發動入三昧足列不朽之林未可與世儒道也庇庇如璧佽

野十載無能明千秋之業起家兩塞無能揚萬里之勲雞肋自厭鵷嚇何為惟是丘壑靜觀頗見端倪金華磨練覺有奏泊即且乞身長往究竟此事以畢初願非久門下建牙兩浙不佞負笈轅門請以山人見吐露底裏揚扢大業用慰平生嚮往之懷門下能無許我乎

梁霖字方伯

白登一賠閫門再賠今遂三禩餘懷心不可
復道世實需才別之盤錯惟門下高標偉略
天泮茂績借之遼左誠以遼非門下不可建
牙權輿榮進素定無足爲倭顧丈夫事業掀
揭天日令世知真才作用自別足爲知已稱
快爾倭虜交訌時勢良難而虜切近尤足慮
遼鎮疲不能支宣大山西稍寧謂挑精銳一
二萬協遼遇倭禦倭遇虜禦虜始克有濟而

邊鄙蕭條生氣未復更須休養也山左車轄之倚頼安承教惟詔之

梅瓊宇叅知

門下信心獨造蓋有千古之嗜仙班清史不嘗以簿書勞也吏門萍梗得締金蘭幸矣倥偬出塞交臂相失流沙白草輒深離索之懷則取門下出塞歌歌之黃雲不流青天爲澗始爽然適已又黯然咽也萬里秦蜀會晤無

顯項因壟中子一佈區區顧不知何時達乃使者從天而下開椷緣字如見顏色盈庭品幣復戢情文之周至序我二谷則喜焉欲狂轂音和之天籟而託重丘言于玄晏之敘將遂增色人間此之爲德百朋不足珍而十襲爲淺也齊魯名區肩之薄劣其何能爲役高高泰岱泱泱東海誠表大觀而受事以來嵩目兵荒無敢出一語今聆贈篇小巫氣更索

爾然一擊節海岳爲動也肅因使者西鄉稱謝不盡一一

許少微京兆

不佞鹿鹿無似惟是瘖瘝賢豪若其至性蓋自通籍二十六年睹記風議之英而竊有慕于下執事者夫官而言寄也必手神凝定而後出之安必國體通達而後裁之中必是非以理訶讃無心而後受者服而聽者聳不佞

竊讀大疏言言由衷卽言言中綮也時而悚然時而快然朝端何幸有此深爲國是慶矣不佞山澤骯髒陳人一旦起而爲疆埸拮据之吏長安聞問鈌焉以故心慕如門下亦未通咫尺之問已而自念弁代有人且願爲執鞭豈其以榆梓客邇之誼而過爲引遜逎敢以間奏記佈其景悰若此不佞疆吏也備兵飭戰茍安吾圉敢不重圖唯是南土湔姿前

後出塞周馳萬里風氣不調日抱豐艸之思愳無足為鄉國效者門下何以教之

江績石中丞

有懷如縷期傾吐湖山間乃迫畏簡書淩遽西征遂負初想接手教知同此懷也榆林將數士伍忠勇甲於九邊近來疲殘稍致携貳其故難言巳蔀謗如不佞何能為役顧耿耿寸丹敢不黽圖報塞世日多事杞憂緯恤不

獨在邊陲大丈夫功成身逸繕性完名自是
勝事第上天生賢有意那得便許長往任緣
直展果不可為何倏終日海寓苦無多人仁
丈樹勛旂常世藉若畀呂政未可作東山想
耳不敏麋性蒲姿仙都愚谷是以老我守障
如幸無事即尋初服維時仁丈筦銓樞復未
得把臂以茲益悵斯會之參商也率佈臆衷
願言加玉

聞近事不自得者累日門下千仞若增何足滑和如世道何亟馳小簡都中問訊乃報台旌已出春明仁賢一空主德可念矣謹遣介佈裒而具一餐犒從者不敢長具恃道愛也不敏夢懸仙都問業將有請而以封貢報罷不敢遽顧以畚負何如蝮蟄近復怦怦動矣幸門下教之弁以東土無狀狀直詔令知所

省焉

楊部水年丈

丁卯附驥來三紀于茲矣兩家兒子少者亦且稱父那不速老而握手未能閒闊多濶念之黯然想仁兄同此懷也惟仁兄戢鳴陽之羽爲六月之息海內仰其丰采二三郎君玉樹崢嶸扶搖比翼復足愉快得之倪丈謂仁兄味出世之旨超上乘而印真宗政恐寓內

牢騷須仗高賢斡濟何得便脫塵外然出世方可經世掀揭之業此爲權輿世人早心齷齪與放浪頑空均未究竟知仁兄於此大有入矣不敏弟一丘未穩小草生悤唯是白門風物故佳奉常清曠頗稱吏隱之適暫爾留連耳山陰道上安可少放兩屐俟明夏滿考過憇西湖扁舟相訪此其時也輒作此相聞炎暑困人語不能悉惟仁兄心炤

王太初臚卿

不佞心飛親舍伏候歸里可償夙約止念宦心近更有省天台仙都間合併何時跂余望之矣山左海上之備覺就實際民間元氣漸培島田已舉墾闢萬畝收粟數千利賴頗弘也臨清中原要害增兵脩城部覆詳議愚意今日民窮財詘不得以兵而病民預計周防又不得不為民而足兵欲分標兵千人及該

道衛兵共足三千人免再募餉即作外標營領以名將駐臨清與省下標營三千相為表裏士馬不許占差無事彈消意外有事應援四方庶幾先雨之謀惟是脩城費鉅倘留關稅一年亦可轉舉若衛河可避運河可閘俱非難處也入山之人不應復掛第承平日久臨清重地似宜加意周防一念耿耿不能自已稍發其端以需賢者門下能無意乎惟一

一詔之

李雙溪憲副

不敏南國竊竄之夫也一旦起家而走塞徼蹬然踧戾是虞屬有天幸門下不鄙夷而弟視之諸所誨翼披之肝府飲餘煦沫同之挾纊坐春風而忘秋瑟惟此百骸之無化于枊肘而華今日也則門下以耳一入東土卽輳兵荒自冬徂夏枕不安臥食不下咽而嗽嗽

待哺之衆接目而駭心盖賫賑者六百萬人賜一日百廻往臨視之也齊魯故稱中原乎而焦勞百倍戎馬矣以故不能遽肅一介訊謝明惠豈其有胸無心若此而踈節奪之閔凶門下或索之骸外爾今幸麥熟席稍帖輒馳候典記者道其耿耿惟門下垂炤焉

何霽寰太守

鄴下傾盖不佞心鄉往門下門下亦遂知有

不佞以第一理相期今且十年往矣萍踪駒隙尺素多阻何問握手雖日者不佞起家過毘陵以期程宵度不及訊門下起居迄今悵結怨拜手教如承顏色然頗怪門下不善宦而善病又聞門下從敝栝高士暢其玄旨善自葆調令且日健步矣天寔生材濟世終不令門下韜未竟之緒而懷之願加餐自愛不佞踈鹵亡當世用退而尚羊仙都愚谷間遊

方之外頗喻適志亦稍有省窺項以小草辭而竟不得就列容臺半禩矣時事大不堪着耳以不出位思思尚省爾課子讀書則時猶在念兒輩幸師董君不佞因借潤千項大自愉快敝梧蕞爾衹一處士星門下摩手得之不佞探珠龍淵乃以爲貪耶盈盈一水晤對何時附此謝記存僉候褆履不盡願言需之竊佈

于念東納言

不佞何脩得當大君子自下追隨披襟脫跡驩不可爲喻一朝別去把袂畱連方舟濟河而歌三疊行雲欲駐黯澹何言比出塞跫音益稀滿目流沙犬羊當戶始信淸福不易享嘉會不可長猶恨聚首時之草草也奉常伻來得手教恍承謦咳至傲我鍾雲淮月益令人神飛矣老丈秉薫書遊容與適園御秋風

而聽長樂嵩呼既畢從諸大夫賦帝京明月
之篇能無豐乎亦記及邊塞征人不也山中
人日夕夢山中仙都文且移至得徼西陲稍
謐便奉而往矣序佳集敢虛命顧自叨轉後
曾無片晷之暇氣又以大巫索今從絕塞風
塵豗嘶中那得成語聊以塞委而已薄具奉
犒劇氏惟麾內教之

洪訒韋憲長

天闢積薪重上臣事君之誼風宣屏翰美淸
朝許國之猷成蹊妙於不言徹土先乎未事
士萌驩睹文武流光恭惟門下斗嶽鴻名絲
綸大業聲爲律身爲度倫慮垂佩韋之模居
之安資之深溫知裕洪鐘之叩收會稽之竹
箭桃李公門貢南國之鏐金琳瑯天府始操
氷鑑士空羣于九方旋拜簡書帝終惠于兩
浙皐皮夙擁華省新開俎豆韜鈐壯觀東南

之壁干戈禮樂儲收社稷之勛昔賢每乏兼長今日快贍具美恢張宏略早建制府之牙杼展嘉謀時司台衡之鉉不佞分陰宇下望斗周南慕闕里之光塵瞠乎後步御龍門之清轡願爲執鞭覺貫宮榮世澤于先人膠庠進青衿于豎子存胥蒙休腑肝志戢拘踪白下未貢悃于戔戔翹首浙東殊搖心于耿耿敬走一介用佈寸衷

又

念惟鄉賢重典也而舉自大君子則益重然
世未易值也璧樸邀藉先大父遺澤幸有今
日而以不肖皆竊之身甚愳于長無足爲大
父重惟大父行誼在鄉邦鄉邦人士願得而
俎豆之日久矣而不肖則思念何緣得出自
當世大君子之門是幸恭惟門下振河汾考
亭之緒握昌黎廬陵之鑑身標爲度文吐爲

經筵勸所加九幽爲耀世人冀承一顧而不
可傀得而先大父適以郡邑之請辱門下俞
而秩之瞽宗珠璣陸離言言華袞檄下之日
郡邑人人快大父之稱祀典而不肖則深幸
出自大君子之門爲希世遘也殁者荷而存
者報顧不肖安所爲報惟斤斤飭履日率子
孫孝弟力田好行其德世世毋忘門下風勸
揚厲之盛心而已株拘自門未能叩臺端百

頓道啣鏤之衷復不敢具戔戔溷掃門之禁謹勒狀記室而蕪陋不展區區主臣茲甚惟

門下崇炤焉

鍾龍源給諫

夫邊事難言矣一切罷貢市收真夷集壯夫而練士馬舉燒荒擣巢之故事豈不快心然而勢有難於卒就者何也九邊罷則俱罷俱罷則俱變而大入犯入犯必不能禦而虜大

肆虜大肆則內懼而悔且復幸其和彼肆則必要挾而不能守故約譬如虛孱之夫倒腸忽仆而無咎醫之無良也如欲爲此必賢相主之於上本兵持之於中九邊各有人效之於外而後可令詎遽能乎戰兵鎮以千計路以百計即所稱戰者非已戰者也糧不足半年將不抜得十五其何以應卒故如尫羸之人參朮可漸進而硝黃難速下也盖二十年之

釀成一旦不易起爾爲今之計須是從一畫上寫起練一兵必真是一兵買一馬須真是一馬用一將須真是一將不在揮霍而在真實不可鹵莽而在細密不可急近名而亦不可需徐效即以本鎮論以二十五萬金不得已委之於壑矣此外積一分則以一分爲兵食之圖庫中所積尚二十萬以之添兵置餉而日訓練焉始克有濟爾大都在廟堂有

定見有定議邊臣有真心有同心未有不可爲者也幸明教之

又

近生榛棘慙負知已而門下獨慨然信其無他枉使慰問篤誼甚高自念何修猶然未棄于大君子之側即衆鑠交顧哉夫譴訶自外惟神明不可誑不佞以身爲鏡往者兩京九卿臺省如耿楚侗孫立峰諸長者尉薦暨門

下閱邊諸公特敘前後逾三十章反而省之生平或有一二可取而疏揚者一事無之比遭三至反而省之生平踈子多訾而所指謫亦一事無之以是知牛馬隨呼無足滑我靈府也不侫多病老親望八蔽水木石實獲我心無可怨尤何膚芥滯旦夕釋負南歸尚羊容與仙都台宕間有一男子披雲而侶鶴者必鄭生也其以此報門下或不終負門下徵

收錢糧冊附覽兵餉十數萬巳題減過半倘
東人免横徵不佞瓠落甘之矣

吳瀛海直指

承教以出塞之捷督撫敘及不肖惟此將士
之力不肖不敢任功盖不肖親悉戰陣之艱
矣將士出一生于萬死其扶傷歸者備聞其
狀足流涕也夫賞功安得不厚將士耶道臣
其敢貪之至於修守之具保斂之方則專道

與有苦心焉即地方微有失槩及道臣亦不敢任罪何者鞭長不及馬腹吾心力已畢殫不能逆於勢之所不及也夫功罪亦難言矣邊墻以標界耳安足恃也賊拆墻而入聞者訝之不知數百里長邊無兼障之卒無可守之障即韓白不能使之無入也一入則墩軍受攻勢不能救何者墩孤立于高阜衆賊擁千百攻數卒我兵在下莫得仰援昔人所稱

墩軍與虜共者也惟是卒不在墩則守瞭不備宜問主者即在墩而有踈失應分別所以而實陳之難苛責也今一槩坐之此邊將所以營求貢市之地不敢當戰守之區以彼有功而無罪此非斬獲即一有損傷皆罪狀矣其守禦之勞不得準也此邊臣所不敢言直指所不能悉而本兵之所宜知者也如以實即有損傷薄其罪責邊人始有固志耳偶有

所概敬一及之餘不贅

倪禹同選部

鄉以入都渥承款眷邇瞻榮晉大快跂衷然

恩干掃門之禁未敢具戔戔佈下私乃門下

推署雅而存記之廷推則與部推則與寧不

知銘戢而亦不敢以私謝知門下亮而寬之

也銓事日難自門下秉衡布公履正天下讀

其疏想望風采吏治人心幸甚竊惟命關上

簡者安能取必而目由啓事者可得品衡南北無泄忘燠凉無軒輊則惟門下能耳近日作用大端睹矣輒因太學代庖循掌故奏記致佈腹心以佐門下平明之盛非故緩頻也幸財詧焉

黃慎軒宮諭

長安晤承謦咳自下時領教言自謂三生之幸道駕西征峨眉天際音問遂踈何論促膝

念之黯然惟此大事是血性男子所能擔荷福慧究竟則天實成之世之從事者欲於功名富貴俛兼得焉願力不雄功行未容如隔日擁進退已自有漏而造物弄人牽之世路亦每每若牖若塞因循墮落與不著察者等爾門下根器元大發心復猛力與願齊體從慧達自是再來人近復予告靜修直入了了無疑寔默有玉成焉者將標楷契類開示學

迷不知可分一滴施及渴者否不敏肩重衝
邅遠去知已懇生鄙吝唯是耿耿猶存矻矻
尚奮望六之年隙駒是惕朝胡以聞夕胡以
可不作生死無生死解似覺直截而未能撒
手懸崖敬請正于門下幸披近得明以教我
郎圖入山究竟不敢負知誨也昨歲晤蓮公
夷容平等大不似近之虛憍者湖山幸有斯
人語中獨念門下不置聚首何時徒有瞻跂

薄具聊佐齋供別楮與酒真言西望詹懸爲

道加玉

陶石簣太史

往以代言煩下執事辱惠華袞于二尊人九

幽爲耀銜鏤世世無敢忘也至獎借不敏溢

不可任媿浮于戢矣自違謦欬鄙吝日生惟

一念嚮往不敢食息置讀應天錄恍焉面命

竊有省也經正民興發自鄉愿孔孟衛道之

旨抉揚殆盡所稗世道不尠朝聞夕可尼父
喫緊爲人吾儕忘已大事而飾櫝說鈴譊譊
何爲者若無若虛知生知死怨焉弗思抑惑
之甚矣門下踐履過里閈曾詣雲栖否昨歲
晤丁西浻益平淡無著政可念也眞修實際
門下近當精進可令遠人聞乎不敏金華練
磨犬羊狎遊足儘微心何時就正存之目擊
幾幾望之西充丈人山益深詣當亡量豈天

戾之耶率爾閒閒不展覼縷惟心炤

王緱山太史

不佞自尊叔和石年丈講世之誼得莘於尊公老先生自為郎迄今二十七年所矣惟尊公為國元老載出定皇儲講學而今奉太母還里也君臣之誼母子之親出處之節完而旋履近所希有矣未竟之緒擎而付之足下蓋自足下舞象時尊叔已為不佞道吾兒有

子也而今足下軒軒振羽式穀似之相門家學大業敬承復爲世所希有願足下毋讓不佞跂予望之矣然以尊公秉相而不佞不敢引姓名于足下乃今尊公過濟上與足下俱而不佞不能走謁且就足下譚也亡論世雅如地主何輒道其耿耿若此不腆犒從者葢輶褻而近情愫惟足下鑒存

又

不佞叨在講世價慕平生而未時請益卽濟上聞問嗣亦濶焉乃悉冲時著王先生也自世丈登上第僉以象賢爲高門慶不佞則惟國家得一人焉撑持宇宙而光大相公欲爲必竟之業爲社稷慶夫今天下不無事矣安危惟所任調替仔肩總歸爰立而居常輒引遜謂始念不及此夾袋無聞前箸罕借一旦當事任或未盡副輿望則國何賴焉惟世丈

日奉庭訓綠野中經綸已預持此大作知軼
尋常萬萬爾竊以第一理相期期願世丈之無
虛此日也不侫用世無當一丘未穩近復出
塞安攘罔效不愳負世人愳負相公與世丈
也初擬奉常滿考從容謁相公函丈瞻叔丈
松楸就世丈十日譚不意傯遽西征迫于期
程卽馳一介稱壽邊鄙業已後時延結何喻
惟世丈道之相公前毋訶而進焉幸甚

田博真都諫

報役奏詎辱手箋獎借過情媿哉甚也邊計入矚照若觀火不敏甫至得藉手振理庶幾不溺于職敢不竭蹶重圖之套虜曩雖定款然諸黠酋未就市也卜莊明之後至寔將恃馬壯爲要挾計拂之生釁狥之長驕惟守我經制脩我戰備以禦彼之押闖如是則款不則戰此疆吏事也漢過不先忠信待之彼肆

無厭直則在我而懦自壯因機導竅要以固吾圉而已督昧無當惟門下更端示之

朱客所侍御

不敏天幸得從門下遊竊見門下體國真誠任事精亮抉中發要不動聲色而裨挽宏多不敏私心跂焉謂賢者自别傾益殊深盖奉違半禩無日不馳左右也寓內即牢騷得人尚可爲要以才與誠合隨地有濟今中原多

故全藉邊圉敉寧乃免露肘不敏疆吏也修戰以維款縻款以飭戰款塞盛事也而詘國體以狗犬羊則非犁庭美績也而徼功名以啓釁孽則非馭虜示之恩信整備儆之兵威榆陽勁卒甲于九邊日鼓舞焉銳氣稍奮虜亦不敢跳梁而就纆勒旨夙禀緒誨敢忘佩哉耶率爾附及並請指示計吏以所部馳報餘不具宣

蔡虛臺儀部

往尊公時語不佞我二郎必傚私心識之已而世丈登肅薦焉姱節乃一見踰于所聞不獨慶通家有喆嗣慶國有偉人也入都渥承顧惠南旋未有以謝閏正將儀部固不佞舊遊也藩封釁政關係甚鉅得高賢王之制典風教犁然飭新喜跂亡量顧海內願得爲師而敝浙望之若歲倘不鄙湖山俯垂憲節天

造敝藩多士興起不佞且爲桑梓引領矣近不佞覩篆南雍有掌故上狀輒奏記左右南雍諸生日月已滿須實咨至方送南銓撥歷不則終歲淹焉近查諸生咨有久未至者桂玉殊苦且起他端毋以請咨藉口索費惟明公在事知必速發顧中間壅閣尚不知所歸幸明公查詰得其壅端而著爲常期憶不佞往在儀部時曾限以文到應實咨者三日內

發遲則詰王者知明公不啻速耳敢爲諸生

請惟亮詧

徐荆州

門下震世才也自下晤承殷殷鄉往焉乃門下亦不鄙夷而好我五馬驂驔倥傯別去意殊戀戀也岳陽非大賢路業已誦之今果然矣荆州用武之區自昔稱劇日者貂璫蠭出杼柚多艱得借門下之重而卧護之指揮塡

歷不吐茹而豪貴斂手比屋帖席荆州牧之
爲建牙權輿也盖地以人重哉自下停雲有
遐歧焉輙因便鴻題尺一闡問并有所陳在
昔江陵相公輔　聖主於冲齡委裘而天下
晏如功勛在國天嫉其盈身家作辠遂狼狽
至此今時事紛挐才臣詘于回天而智士窮
于籌箸能無昔人之思乎聞其子若孫委頓
編氓幽憂如擣似亦足憐惟門下假儻慈仁

知必加憫不敏山中跡子之夫於相門曾無紹介之素一旦掄才忽被賞識正言調諍亦毋動色降心中多劑斡後因其子弟在試不敏力辭禮闈分校之役即稍見忤謫外放歸然天日鑒衷知我有在竊念氣勢摧敗之餘孰操戈而誰報飾辱門下高誼敢爲後人邀一眎之恩惟門下加意不啻不敏身被之也不敏於二子及第時一刺未通茲爲冒懇知

門下亦獲不徵之衷矣率勒不次焉楮詹懸

由庚堂集卷之三十三終

由庚堂集卷之三十四

縉雲鄭汝璧邦章著

雜著

王襄敏公疏草卷

肅皇帝操下廩廩數用不測繩疆埸大吏而金陵王襄敏公默受知眷以勛名終余嘗讀其疏奏纚纚石畫精神足副其風議此卷則公侍御時三劄艸也當是時郭武定侯勛貴

倨無人臣禮公逆折其萌因祀事首論勛驕蹇狀後勛竟中法如公言世稱公先見云昔栁誠懸筆諫本之心正世傳顔魯公爭坐位帖勃勃生氣公矢手起草遒勁莊肅如其人詞翰與勲猷竝著可不稱具美哉夫君子澤匱五世而手澤百世世長公太常簿好德而文即先人隻字重之若敦鼎以此貽穀百世可知矣爲題而歸之令王氏子孫世知所珎焉

賓暘圖引

環縉之山而勝者仙都環仙都之勝而勝者初暘谷余内弟樊次公季思愛而樂之因自號賓暘子云夫人生借月光而騁駒隙即百年猶過客也奚足以爲主然以吾生百年有盡之景而役于日則日爲主而我爲賓以吾生無盡之精而御日則日爲賓而我爲主次公儻進于是則稱賓暘子固宜於是賓暘子

行年甫四十余仲子士毅其館甥也踵請詞爲酌者先而賓賜子辭焉曰恒言不敢齒而胡以祝也余曰固也然禮有之請祝以所聞余聞書志寅賓詩咏如升易稱得天而久照虔始而貞陽悳純矣齡遐無筭也賓賜子才而有致日與余暨二三君子遊始咢情于於謳而懌中專精于絃誦而和旣且遊神于方之內外而怡然以繹遂卜築紫芝塢而永日

遨焉卽强仕方毀而志趣洵遠矣計今于日其實之初蹉乎而升而久來兹未艾請以是視且以是贔乃繪之圖而系以歌

余官南奉常毅兒從焉為親師孫學余嘉其志之遒上也有餉余碧玉環者為之銘而予之

蒼蒼者其正色耶鏗鏗者其餘聲耶磨不加瑩雕不增文循循而無端者其質有而德之

呈耶女器也而瑚璉于廷不器耶天行而粹
以精其將以女能耶而余日視女之成耶

題仙客林生小像生工染翰而跋能履

余綴數語供一粲焉

得心而應之手者其郢人之斤耶蹣跚而蹁
于行者其存不足喪凡君耶時舞時蹈任嬉
任妍憒然嗒然而莫知其所以然者其洗以
善而索之形骸之先耶噫是何人耶豈其畸

于人而人乎寥天者耶

愚公洞銘

爾體也實竅之而虛余生也知沌之而愚虛兮若愚愚兮還虛惟余與爾億禩其俱

跋聖孩字說

塵樊火宅造物小兒予之氣而鼓之鬬撥着便發觸之卽焦迷真逐妄忿淚排山徵色發聲忻手亂脚如乳孺搏戲于沙中醉漢嗔顛

于市上旁觀足博一噱事移緣散愧天作人無處可施面目惟聖者一切孩之犯而不校怒亦不遷大劑清涼稱安樂法矣黃君伯虛卓識深心有概物態別字聖孩顧而思義用比弦韋渥渥火蓮亦一快事著說已自分明復請余下一轉語余則何言雖然劇前艾後生東沒西縱有滌磨猶是緣影邊事廓然無聖泊乎未孩請看未發以前何處安身何方

撤手鑽木出火得大自在方爲究竟且斷葛
滕目擊之仡目

唐琴甎銘

爾質隤然亦孔之厚爾中窅然虛而不有爾
韻鏗然有孚盈缶億萬斯季高山爲友